

社评

10岁上大学也许耽误了孩子

□ 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

近些年来,国内大学新生的年龄不断被“刷低”。今年武大最小新生14岁,华中科大也出过14岁新生,前年华中师大出了个未满12岁新生。近日,河南商丘10岁女孩张易文在家长陪护下来到商丘工学院,成为该校三年制专科新生。按正常情况,张易文小朋友应当还在读小学三年级。

其实早在去年,张易文小朋友就参加了一次高考,当时网络红人廷参法师在微博中评论说,一个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仅仅学习了多少课本,还需要融入集体,在社会温暖中收获积淀、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就是归还孩子本身应有的基本权利,总之一句话,让孩子回到课堂吧。

10岁对于孩子来说,智力尚在发育,教育塑造还未定型,哪怕是考试、升学也存在许多可能性。10岁已经考上大学,如果回到课堂,

经历更充分的学习准备,将来考试是否会取得更优异的成绩?在这个意义上,早早成为一个三年制专科新生,或许定型过早,失去了更好的可能,这对于孩子而言,未尝不是耽误前途。

如果说能力水平超越了相应的教育阶段,因材施教、不拘一格降人才,都值得鼓励。张易文小朋友的确有天赋,但还不至于说超越了基础教育水平,以至于需要早进大学。基础教育还能为她提供更多的东西,使她在这个年龄段,得到更充分的训练。从这个意义讲,提前升学是浪费了她的天赋。

现在一些国内小小年纪就上大学的情况多起来,有的是神童,有的是揠苗助长。天才、神童在某方面表现惊人水平有一门特长,而现在很多少年大学生主要是以低龄通过高考而已。天才、神童也是要提前上大学的,但现在

很多少年大学生一般并无什么特殊表现“一技之长”,只是超前发挥,也可以说是典型的揠苗助长的产物。

少年大学生享有“神童”的美誉,其实却是一种标准化产品。天才早慧的,而且一般有着自己的特殊兴趣与方向,结果往往表现为某种“专才”。现在一些家长带领孩子冲锋,并不是开发出超常水平,其实首先就非常符合通识教育对知识结构的要求。一旦跨入大学,这些少年大学生除了年龄偏小,学习上也许就“泯然众矣”。

对于这样的“神童”,有的大学可能引为美谈,但其实是对其前途未必真有多么负责任。家长将孩子提前“通关”,看似起跑迅速,节约了时间,但未必不是耽误了他们的成长。我们必须承认,10岁、12岁、14岁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甚至名校,一定有其过人

的学习能力,但家长仅仅是让他们比同龄人提前考上大学,但过早的教育定型可能恰好约束了他们的发展前景。

在义务教育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种视上学为应试、最后无非上大学的功利化倾向。教育有其内在规律,这是一个人类成长、社会化的必需过程,在这个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获得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育优良品质,学习生活与生存技能。有人认为正规的义务教育效率低,这种效率标准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们不应该完全否定天才,也不否认出现神童的可能性,但必须为孩子的前途首要考虑。发现天才,不能埋没天才。儿童拥有童年,也是一种权利。大学也勿以录取几名少年大学生而沾沾自喜。

■ 时政观察

农村照耀城市的“田园梦想”

□ 徐新桥

前不久,武汉市开展的“市民下乡活动”令人耳目一新,助推农业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也面目一新。结合武汉实际,笔者想谈谈新农村建设的一点思考。

现在都讲城市反哺农村,其实辩证思考,农村也可以“反哺”城市。比如现在欧美很多国家,研究所、大学、企业总部、创意园区大都“倒插门”,生长在乡郊野外,市民们乐于做个神仙一般的农民。市民下乡,既注入城市资源,也在农村找到了“乡愁”,各得其所。这就是说,城市与农村将来不再是一个先富与后富的关系,而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新型关系。

农村生态优势,照耀城市“田园梦想”。我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快捷交通、宽带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再掣肘,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完善,乡妹子与城小伙的婚配,更能协调城乡发展。农村不仅仅是个等待帮扶的地区,农村也是个广阔天地,城市周边的农村将来会越来越楚楚动人,为疏解城市功能,发挥生态优势反哺城市,可以有许多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期间提出“四个着力”,其中包括“着力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成果”。我们思考农业现代化,不能割裂城市、农村,不只是讲城市怎么进入农村,也要思考农村的生态优势怎么进入城市。人有两腿,两条腿走路,都强健为好。不强健呢?一长一短,走不好小快步调;一粗一细,迈步不到现代代。

大武汉有开放吸收的传统,世界优秀城市的好做法,在武汉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借鉴。比如,针对武汉科研机构和高教林立,世界500强企业已经不少等现状,可否采用新的机制,大力建设链接城乡的特色小镇?当然,布局要合理,配套要同步。特别是具体的小镇建设,不能大拆大建,不能常规地建,不能速成乱建,而要严格综合生态,凸显特色文化、体现极简主义、满足相应功能,还要体制机制创新。唯愿大武汉在探索农业现代化建设中,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湖北省发改委战略规划办副主任)

■ 边鼓录

“私挖教师”不能沦为资本竞赛

□ 杨朝清(武汉 教师)

日前,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信息称,正在就南昌部分民办学校涉嫌“私挖”临川一中骨干教师一事进行调查。一项材料反映称,南昌部分民办学校2016年私挖临川一中13名骨干教师。今年又以“一次性安家费50—100万元,年薪30—50万,聘用合同签订至退休”等条件,多批次私挖临川一中十多名长期任教的骨干教师。

民办学校既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存在着公信力不足的短板,“私挖教师”便成为一种生存策略。这边厢,民办学校亟需优秀师资来提升教学质量和学校声誉;那边厢,在一个注重利益变现的时代里,优秀教师可以在民办学校得到更优厚的回报和激励。民办学校和一些教师实现了利益合谋,让“私挖教师”乱花渐欲迷人眼。

伴随着市场化和商品化进程,经济因素越来越多地嵌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其他人一样,教师也有活得更加体面、更有尊严的利益诉求。能“挖墙脚”的民办学校能够比公办学校开出更诱人的条件,难免会吸引一些教师的“人往高处走”。但一些公办教师的“说走就走”,不仅会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业,也会加剧公办学校

的办学成本。

和优秀医生一样,优秀教师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的;一些公办学校在培养优秀师资上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让青年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乃至“顶梁柱”;民办学校“捞现成”带给公办学校的不仅是人才流失带来的师资不足、缺乏拔尖人才和后备力量,也会带来“留不住人”的失落感和挫败感。

教育竞争如果完全沦为财富和资本的竞赛,均衡教育资源就会沦为一种空文。发达地区和有钱的民办学校有实力去玩“烧钱游戏”,偏远落后地区和缺乏资源的公办学校又靠什么去拨亮教育这盏希望之灯?教师的无序流动,尽管让民办学校和一些教师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却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的失衡。

给“私挖教师”戴上“紧箍咒”,并非限制教师进行有序的人才流动,而是要避免他们“说走就走”。当教育竞争沦为一种财富的竞赛,“私挖教师”何尝不是一种资本的狂欢?当民办学校“贵不可攀”、公办学校优秀教师流失严重,教育这盏希望之灯难免会受到影响。

■ 社会放谈

别把人格侮辱当“激励”

□ 张玉胜(河南 公务员)

9月10日,宝鸡一网友在微薄发文称,位于宝鸡市居然之家世纪荟店内的懒家婆家装修公司对未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集中胸前举牌拍照,并勒令其他员工在朋友圈中转发照片。照片中,十名男女营销人员每人举着牌子,牌上写着“混吃混喝奖”和“警示牌”,警示牌大致内容是没完成任务,拖了后腿,以此为警示。这样的管理让员工很受伤。(9月12日《华商报》)

这种做法,有意毁员工人格,以羞辱为“激励”,是一种奇怪的管理文化,而且现在颇为流行。

就企业管理而言,用人单位的确有权对其所属员工实施绩效考核,并对未完成任务者施以必要和适当的惩戒,但这种惩戒必须以充分保障员工合法权益为前提,不可逾越法律红线与法治底线。以“混吃混喝奖”羞辱未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并将其被羞辱照片公之于众,其违法之举理当受到严肃追责与合

理赔偿。

从令其当众下跪、自抽耳光、大街“裸奔”到逼其“喝厕所”“吃蚯蚓”等,手段五花八门,情节令人发指,其目的就是要培育“传销式”企业文化。此等奇葩怪像缘何屡禁不止,究其原因还是极端功利主义的经济思维。以羞辱为“激励”,本质上就是把员工的创造价值榨得干干净净。人在高度压力下当然会激发潜能,诋毁员工尊严,正是为了“激发”潜能。

遏制侮辱式惩戒的频发势头,就必须矫正认知误区,厘清是非边界,努力构建科学文明的法治企业文化。比如,让员工真正成为受法律保护、享有独立人格的劳动者;正确实施惩戒式教育,别把人格侮辱误作“倒逼激励”,多从提升履职能力、传授业务方法的人文关怀角度,帮助业绩落后的员工,切忌以标签或虐待的方式侮辱员工。老板不把员工当“人”,员工就难以把企业当“家”。



来自临空港的武汉故事 ⑧

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

生态环境问题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

孩子用画笔展现美好愿景

未来,这里比画作更美

张婉歆:

风筝飞向蓝天,替我向整个世界问好

“我在东西湖长大,我觉得这哪哪都美。”今年10岁的张婉歆说起自己生活的地方,兴奋不已。

她指着自己的画说:“春天,我们去郁金香主题公园赏花,在府河外滩放风筝;夏天,我们去游泳馆消暑健身,在田间地头吃西瓜;秋天,我们去武汉花世界感受秋叶之静美,在汉江边吹泡泡;冬天,我们去极地海洋世界看企鹅,在广场上堆雪人、打雪仗。”

武汉临空港开发区东临汉口,毗邻孝感,曾是“气蒸云梦”的古泽。自然资源丰富,区内湖泊密布,河渠纵横,有武汉最为原生态、保护最好的府河湿地。从2006年起,每年有数以万计野生天鹅、野鸭、大雁等候鸟从西伯利亚飞到府河湿地过冬。每到春暖花开之时,府河湿地也成了市民踏青的好去处。

“每年春天我和爷爷奶奶都会去府河玩,可热闹了。你会在府河看见一顶顶的帐篷,就像是一个个小家。我们终于不再受钢筋水泥的阻隔,一起以天为盖,以地为庐。我和小伙伴们可以在青翠的草地上打滚、捉迷藏、放风筝。我最喜欢放风筝了,一起风,我的风筝就能飞上蓝天,替我向整个世界问好。”张婉歆说。

“其实我不大会游泳,夏天我更愿意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田地里采摘,这里有葡萄园、桔子园,还有西瓜地。在火辣辣

的太阳烘烤着大地的时候,我坐在树荫下拿着刚刚摘下来的西瓜,疯狂啃一通,别提有多爽了。”张婉歆说。

目前,武汉临空港开发区柏泉街、辛安渡街、慈惠街皆以丰富的农场资源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乡村采摘游也成了不少市民周末出行的选择。

该区不仅有乡村采摘,2013年3月起,赏花游项目正式启动,主要涵盖了郁金香主题公园、武汉花世界、醉美西湖等景区。张婉歆说:“秋天,妈妈会带我去武汉花世界赏花。妈妈喜欢花,我却独爱树叶。你知道吗?不仅不同品种的树叶是不一样的,相同品种的树叶也是不一样的。我和小朋友常常会去谁捡的树叶更好看。为了自己捡的树叶更特别,我经常拿着放大镜观察每一片树叶的形状、经脉。”

“冬天,我喜欢和小朋友约在临空港大道旁的公园里堆雪人、打雪仗。那里有很多的树可以作掩护,我们每次都玩得特别开心。没有下雪的冬天,妈妈会带我去极地海洋世界看企鹅。看着企鹅笨拙的样子,真的好可爱。”

张婉歆说,“这就是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武汉临空港开发区,欢迎你来看看我的家乡有多美。”



《家乡的四季》张婉歆



《家门口的游乐场》朱子墨

朱子墨:

看月亮数星星的感觉真的很棒

“这幅画是我的一个愿望,只要出门就有游乐场可以玩耍。”今年八岁半的朱子墨家住在武汉临空港开发区秀水佳园,拿着自己的画作,她生动地描述着。

“现在我的家门口就是我的游乐场。”她还记得大概几年前,自己四五岁时晚饭后,爸爸妈妈会带她和弟弟去五环广场、金银湖湿地公园玩。“可是两个公园离我们家有段距离,每次去都很不方便,开车去找停车位,坐公交等公交又要花很长时间。”朱子墨说。

为了提高武汉临空港开发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2014年,该区依托园博园建设,全区拟建成绿道220公里,重点建设的环金银湖绿道等10条环湖(山)郊野绿道,让居民能够享受步行、骑单车“慢行”的乐趣。

“去年我们家附近的环黄狮湾绿道建设完成后,我们全家再也不用为出去遛弯发愁了。我们就去这个离我们最近的绿道散步,现在正是秋天,走在绿道上,风吹过来特别舒服。如果走累了,还可以在路边的座椅上看月亮、数星星,真的很棒。”朱子墨说。

“我和小朋友们休息的时候常常去马投潭遗址公园做游戏,那里非常的宽敞,玩捉迷藏、一二三木头人都可

以。”朱子墨说。

目前武汉临空港开发区城镇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均超过“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全区现有公园、广场、游园30多个,公园绿地总面积180.4万平方米,优美的生态环境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新建的绿道,公园让居民运动、散步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该区还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6年12月30日,全区健身路径471套、器材3297件。全区135个社区312个健身站点已全部登记在册,辖区内“10分钟健身圈”已逐步形成。“我们小区现在一到傍晚,好多爷爷奶奶就到小区的健身场地进行锻炼,我们小朋友就在旁边拉成一个圈丢手绢。”朱子墨说。

“让我觉得改变最大的就是以前去游乐场要去中山公园,现在直接去海林广场就可以了。里面有旋转木马、蹦蹦车、蹦蹦等项目,可好玩了。”朱子墨说:“现在无论是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一起去散步,还是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玩游戏,亦或是去游乐场的游乐设施方便多了,我希望我们的游乐设施可以更丰富一些,让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去处。”

撰文:范雅琴

策划:中共东西湖区宣传部 制作:

以评论端正价值 为进步建言发声